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梁惠王下

王語暴以好樂○捫蝨新語曰樂當如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莊暴此章惟鼓樂樂讀如字其他獨樂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夫乃非類乎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四書釋地續曰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而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

由古之樂也○孟子考文曰古本由作猶　宋石經猶

趙注本俱作猶古之樂　四書釋地三續曰或問子解
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
曰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歟
獨樂樂與人樂樂○石渠意見曰以爲上樂字當音洛
似乎有理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閻若璩
潛邱劄記曰陳善說此樂字皆當爲悅樂之樂眞通人
之言也鄒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云樂其樂上樂謂好
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卽下文鼓樂其一也
田獵又其一也　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於賓音義曰
下樂音洛又皆如字　黃石公兵略君人者作樂以宣
之使不失其和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

身　後漢書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　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

按朱子依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兵略均堪爲證左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爲悅樂觀晏子春秋及後漢書亦不爲無因舊注所倚旣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爲據

不若與人。司馬溫公集獨樂園記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俱合問答爲一

鬧王鐘鼓之聲。宋石經宋刻本鐘字俱作鍾不做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前段○困學紀聞曰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吾王之好田獵○毛詩盧令正義引文無之字又以通段俱孟子謂梁惠王辭

今王鼓樂於此○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文王下有頗字

何以能田獵也○盧令正義引無以字

今王與百姓同樂○馬融傳注引文同下有其字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漢書揚雄傳羽獵賦曰文王囿百里民尚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 後漢

昔楊賜傳亦云昔文王之囿百里

於傳有之○毛詩靈臺正義引孟子作書傳有之　文

選羽獵賦注引無於傳二字

若是其大乎○太平御覽述作何其大也

方四十里○穀梁傳成公十八年疏孟子稱文王囿七

十里寡人三十里　後漢書楊賜傳任芝樂松等曰昔

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注曰孟

子齊宣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為大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

孟子不同也　後漢紀樂松曰昔齊宣王囿五十里

按疏引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

十里小國二十里所云傳者未實明爲何書靈臺詩
毛傳但有天子囿百里諸侯四十里二語惟周禮敘
官囿人疏引白虎通與此疏引傳文正同而今所有
白虎通亦未見公羊傳注說囿處則云公侯十里伯
七里子男五里究論之似當以十里七里五里爲是
蓋準天子囿俱十分域中地之一也若大國當有囿
四十里則民不爲大矣詩正義謂百里四十里是解
正禮乃偏袒毛傳之過

芻蕘者往焉二句○世說新語政事門注引全章文無
雉兔者一句　文選上林賦注引作芻蕘者往也雉兔
者往也　太平御覽苑囿門幷作芻蕘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二句。後漢書楊震傳注引上民作人下民作猶　漢三輔黃圖苑囿卷引作與民同其利也

臣始至於境二句。禮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集註引禮作入國而問禁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世說新語注引作是以四十里爲穽國中也　太平御覽作是以四十里爲穽也　劉逵三都賦注引亦無方字

民以爲大。文選注民作人

按章懷李善等改民爲人皆以避唐太宗諱今本往往于一段文中人民字雜出並見此蓋由唐以後傳刻追復而復之有所未盡

爲能以大事小。集註考證曰小事大大字小春秋左氏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爲字者本古訓也　陳后山集擬御試武舉策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合下節爲一辭

文王事昆夷。舊文昆爲混孫氏音義曰混丁音昆宋石經爲混　增修韻略引孟子文王事混夷　疏曰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

故太王事獯鬻。趙曄吳越春秋古公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熏鬻戎姤而伐之注曰熏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獯育漢書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寡人好勇○新序以此合後齊好色爲一段語有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等文詳著于後　太平御覽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爲梁惠王言

王赫斯怒○毛詩音義曰斯毛如字鄭音賜盡也

以遏徂莒○大雅以按徂旅音義曰按本又作遏　孟子疏曰莒旅不同者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

以篤周祜○詩正義本篤下有于字　顧氏九經誤字曰詩以篤于周祜石經監本同今本或無于字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說文繫傳通論篇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

王怒不爲暴退而整其旅故能安天下民也

按武王必文王訛而申言仍作武王恐難歸咎傳寫

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

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

天佑丅民迮㞢君迮㞢帀惟亓克相上帝寵綏亖匚ナ

辠亡辠予害敢ナ越氒志　疏曰趙注以其助上帝寵

之斷其句以四方爲下文　困學紀聞曰趙氏不見古

文尚書故以寵之斷句　饒雙峰講義曰書言寵綏四

方指君而言孟子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

指紂而言孟子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

已而言孟子越厥志指民而言　讀四書叢說曰集註

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朱子隨孟子解故義亦小異葢古者以竹簡寫書簡冊煩重非如今以紙刷印易辨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一人衡行於天下○音義曰衡丁氏音橫云詳注意即依字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太平御覽述孟子曰武王一勇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勇而安天下之民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齊雪宮故址在臨淄縣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按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遂訛孟子爲晏子也

有人不得。趙岐章句曰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作一句讀　十一經問對曰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　韓昌黎集送齊皡下第序吾觀于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讀作人有

樂民之樂者節。文子精誠篇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賈子新書禮篇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俱以憂句處樂句前　三國志注曹冏六代論曰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太平御覽人事部樂憂二門並述孟子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

按民字爲唐代所諱御覽編于宋太平興國時其諱
已革若此類之民字作人或由其原據絕本如此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五節○晏子春秋問下篇景公
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
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
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
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
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
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
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
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

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賑贍然後歸也　管子戒篇威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也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洪邁容齋三筆曰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

按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反從孟子襲入之歟

上條文子之言恐亦如是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疏曰據梁時顧野王釋云儛水名出南陽恐誤濰爲儛　太平寰宇記轉坿在萊州掖縣左思齊都賦曰轉坿朝儛奇觀所説又晏子春秋景公謂曰吾欲遊轉坿朝舞循海而南也附字作坿　陳士元孟子雜記曰朝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儛皆以俗好嬉游故名其地

比於先王觀也。音義曰觀丁音貫亦如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段。左傳莊公二十一年正義引孟子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守者守也越述職句于巡狩前而述職者二句略去巡狩者二

句變文　虞世南北堂書抄引孟子朝曰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二句。說苑修文篇春省耕助不給

也秋省斂助不足也

吾王不遊四句。文選東京賦注引晏子曰吾王不遊

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曷以助

按此與今本晏子又略不同寰宇記所引轉斛朝舞

循海而南亦然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一遊一豫。左傳昭公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

服虔注曰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為

諸侯度

睊睊胥讒。音義曰睊古縣切字亦作⿰言肙

按廣韻縣與涓蠲同紐音義古縣切者縣實懸之本字其加心者俗作州縣者借也朱子集註仍音古縣今或泥認州縣字讀縣去聲非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蘇軾書傳伊訓篇引孟子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

樂酒無厭謂之亡○翼孟音解讀樂酒若樂山樂水太平御覽述文亡作忘

按音義丁公著音兩厭字俱一兼切厭當讀平聲

惟君所行也○宋石經脫行字

蓋徵招角招是也○翼孟音解以招爲韶

人皆謂我毀明堂○魏書賈思伯明堂議引孟子云齊

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義曰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　孟子疏曰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于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

罪人不孥○漢書景帝詔述文孥作帑

老而無妻曰鰥八句○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周諝禮記解曰孟子言鰥寡獨孤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逆以矜寡獨孤爲序何也常餼多寡有二等故王制以重者先之禮逆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于寡爲重獨于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 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

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周書大聚解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　管子輕重揆度篇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死者上必葬之又輕重巳篇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

哀此煢獨○小雅煢作惸　宋石經孟子作焭　楚辭章句引詩作焭　後漢書章帝詔引經曰惠此煢獨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音義本餱字作糇　大雅乃俱作迺　毛詩音義曰餱字或作糇糧本亦作粮　集註考證曰積當作子賜反　干寶晉紀總論文選招隱詩注俱引詩餱字作糇

按詩正文積字無音于毛傳者之曰子智反正文下當是偶傳脫也孟子音義集註亦俱不著音蓋承詩音義而未檢及于傳金氏檢傳補之甚是

思戢用光。大雅戢作輯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宋刻本皆趙注本裹糧皆作裹囊　史記周紀公劉自漆沮渡渭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　鹽鐵論取下章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寡人好色。新序雜事篇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戰國策王斗見齊宣王曰昔先君桓公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按新序不惟合前章異云梁惠王謂孟子亦異

古公亶父○孟子考文曰古本父作甫　舊趙注本作

甫　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皆作甫

率西水滸○詩紀總論引詩率字作帥

聿來胥宇○新序作相宇

內無怨女二句○詩邶風雄雉正義引書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下易置

有世臣之謂也○文選別賦注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臣非但見其高大樹木也爲有累世修德之臣也後二語蓋章句文

左右皆曰賢○宋史鄒浩傳引孟子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又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俱省二爲一

按陳古靈文集策問有云孟子戒時君以三愼用人

孟子別無三慎文葢即用此趙氏總注而略失其意

左右皆曰可殺節。舊唐書崔元亮傳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遞寘于法

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太平御覽刑法部述作而後

賊仁者謂之賊節。詩大雅民勞正義引孟子賊仁曰賊賊義曰殘　說苑指武篇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爲匹夫王攻失其民者也何天子乎

聞誅一夫紂矣。兪文豹吹劍錄引作獨夫

未聞弑君也。孟子考文曰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文

毛本作謂梁惠王當是章懷本誤

選檄吳將校部曲注引孟子有其字

孟子見齊宣王曰○注疏本宋石經本考文本見肯作謂　後漢書劉元傳注引此節文作謂齊宣王

爲巨室○呂氏侍君覽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按孟子巨室之言疑即覩斯而發及戰國策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疑即影脫孟子下一節言以屬王斗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戰國燕策蘇秦之在燕也

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
蘇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
其臣代欲以激燕王以厚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毛鹿壽說燕王以國讓子
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燕國
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宣王令人說
太子平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
克反攻太子平構難數月百姓離意齊宣王因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
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燕吳師道補註曰通鑑大事記
齊伐燕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子合甚明

資治通鑑周赧王元年齊王令章子伐燕王問孟子云云不聽已而燕人畔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　史記燕世家燕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王因令章子伐燕　古史孟子傳齊湣王因燕噲之亂伐而克之諸侯謀救燕孟子勸湣王反其旄倪云云又田敬仲世家燕世家俱言湣王伐燕自註曰史記言孟子勸齊伐燕是不考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　朱子或問曰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為宣王史記荀子以為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孰為得耶曰此無他可考問孟子必不誤耶曰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

宣王耳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爲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　又文集答曾子野曰史記以爲湣王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却又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似亦是可疑　輔廣孟子答問曰伐燕實是湣王時事恐是後世傳寫誤以湣作宣耳　黄氏日抄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書于宣王已歿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是也齊湣王後又

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七十城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止稱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注亦止稱王是也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章止說齊王不應亦指伐噲爲齊宣王事　集註考證曰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乃齊宣王之七年明年魏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燕噲之七年乃湣王之十年表但書噲子之皆死而並不言齊伐燕齊世家亦不及伐燕事年表世家兩無明文而孟子乃爲最詳其次詳見戰國策云云此溫公通鑑

所據以系之宣王者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朱文公云移此十年考異亦無他據按溫公考異于此時之年大抵以竹書爲正而不盡從年表竹書魏惠王之三十六年未卒明年稱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呂文成謂竹書紀前代事雖多詭謬然其書戰國時必可信也況是魏國之史其書魏國之年必實于史記年表矣年長于魏年旣誤則其于齊年安得盡無所誤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遷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

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倘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且益貧非孟子之據矣故伐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爲祭酒宣王伐燕即罷荀卿爲宣王諱過見湣王之不善故以伐燕歸之文公嘗謂孟子弟子爲孟子諱故以湣王爲宣王愚亦謂荀卿爲宣王諱故以伐燕爲湣王 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于宣王二十九年

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叛也且以宣王爲卒是年于是上增威王十年下減湣王十年紛紛遷就湊合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噲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與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十九年丁酉以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卽五旬舉之之謂五偶誤

爲三也種種皆合安得起文正于九原而面告之
按孟子于去齊日追溯其始曰於崇吾得見王王亦
追憶之曰得侍同朝甚喜明孟子去日之齊王卽初
至日之齊王也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明宣王可當
之湣王不能當也然則孟子在齊所事始終一宣王
耳安得有湣王事入于孟子書哉先儒乃舍本經明
文漫信子史卽子史亦未細究而堅斷伐燕者必是
湣王今考荀子惟王霸篇云齊閔南足破楚西足詘
秦北足敗燕中足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
然注云閔湣同此外無及齊湣王處則荀但言敗燕
而已並未言因何事敗之七雄時攻戰不息湣王四

十年中寧別無敗燕事齊策言司馬穰苴為齊閔王却燕晉便足當之矣荀卿此語殊不足印證孟子明言湣王伐燕噲獨一史記耳朱子言史記却考他源流來所謂源流者卽荀子耶抑別有一書耶史遷于戰國時事大抵多源國策國策之書其言雖多捭闔縱横之言其事則皆親見直書之事伐燕始末紀錄甚詳不若荀子之彷彿一語遷作燕世家前後悉襲其成文而惟以一宣字改湣此其故要以與己年表乖違有心遷就救護之耳溫公移下宣王十年未嘗不是遷就然有孟子書可尊信得以無譏史遷不考孟子冒昧改易直謂之譌謬可矣朱子乃專信之反

以議溫公信孟之未是遂并疑孟子之見事不明孟氏門人之狗私曲諱大儒之言不敢妄論而翻疑莫質後學未自安焉或人之問朱子雖荀卿彷彿一辭猶舉及之獨于國策之始末詳明者反置弗道朱子答或人竟云無他可考豈朱子以短長之書不足寓目故未之一檢耶金氏謂荀卿爲宣王諱似亦未考荀書其云雖微國策一當以孟子爲信況又有國策之可據實千古定論也黄氏巧爲調人祇曲說得一宣字通于此兩章文轉令盡不可通何者易王初立未見設施不當云燕虐其民民避水火齊所取僅十城不當云今又倍地現有易王爲君不當云謀燕衆

而置君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其黃氏之謂乎閻氏欲移燕年從齊未嘗不可而同一遷就似不必更多此舉

或謂燕人勿取。資治通鑑述文勿取下有燕字

五旬而舉之。戰國齊策田臣思曰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吳師道註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爲五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史記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此語與孟子不同　戰國策亦錄此語吳註曰使無孟子之書則

人將謂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
湯一征自葛始節。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
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古文夷字作𡰥怨字作㤪後
字作逡來字作徠　集註考證曰孟子引多天下信之
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
七句孟子自言故集註云兩引書　初學記述此節文
自葛始始作載民望之民作人　文選沈約樂遊苑詩
任昉勸進牋二注俱引孟子湯始征自葛
東面而征西夷怨三句。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
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楊

注但引湯事爲證　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

按公羊僖公四年傳已云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蓋本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而以意言其歸王朝爲西征也荀卿以奚爲後我語羣入之且兼言南征北怨兩聖兩事遂若不可復析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太平御覽天部逝文作人望之　五經文字曰霓五結反又五兮反

歸市者不止二句。呂氏愼大覽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誅其君而弔其民三句。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明主之

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說矣

按如大戴禮及呂覽此數句恐亦非孟子自言

徯我后。宋石經徯字作傒

王往而征之。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而王征之

鄒與魯鬨。音義曰鬨張胡弄切云鬭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鬥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　宋石經孟子集疏四書纂箋皆從門作鬨　別雅曰鬨鬨本非一字而形聲相近字書往往譌錯不清廣韻絳部鬨音同巷而注引說文鬭也又引孟子鄒與魯鬨易鬥

爲門正韻闗字註又引揚子一闗之市易門爲門令讀者莫知適從

按說文闗字下解云鬬也引孟子此語爲證而其音爲下降切丁公著讀此亦作胡降則雖從門之字自有巷音又廣韻云凡從門者今與門戸字同則二字直可通用矣此章言鄒君臣不能愛民民亦不愛其上而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入福往

者禍來與孟子言事適相反而愛出愛入亦與出爾反爾之語相直豈穆公自奉孟子之教大自省悟力行仁政乃得民之親愛有如是耶

效死而民弗去。四書辨疑曰民字本衍宜準下章效死勿去爲正

齊人將築薛。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以三言諫者乃輟城高誘注曰靖郭君齊威王子

昔者大王居邠。日知錄曰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

按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豳是邠實古字

漢書匡衡疏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巳用之師古注曰
邠郇今豳州師古尙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
爲可繼也句文選難蜀父老注引無也字
彊爲善而已矣○舊趙注本彊字作強注文以平聲讀
昔者大王居邠後段○毛詩大雅綿篇傳古公處豳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
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
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
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家語好生篇與毛詩傳
略同　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

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

呂氏春秋開春論淮南子道應訓俱與莊子略同　書大傳略說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

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孔叢子居衛篇與書大傳略說略同　吳越春秋大伯傳古公爲狄人所慕薰育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　說苑至仁篇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熏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

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土地也于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　毛詩正義曰莊子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傳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與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中所有莫不與之故鄭于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異　劉子新論隨時篇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

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曰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逃爲贅其耆老依此則屬可如字讀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宋刻九經本所下無以字　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　鹽鐵論刑德章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

晉平公將出章○風俗通義窮通卷晉平公爲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

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後漢書馮衍傳注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以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劉節廣文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于鳧繹山下樂正克備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

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不見乎

按後漢趙壹傳注曰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此平公欲見孟子豈孟子欲見平公章懷言謬也李師政辨惑論孟軻干魯不憖臧倉之蔽其謬益甚

曰否○音義曰否本亦作不音同

按不實否之本字晢怫方久一切凡經典不俱無音應如字讀方久耳廣韻別入十八尤甫鳩切弗也集韻又入八勿逝骨切無也今普天下悉讀逝骨習忘其初亦讀書者之一蔽然以為章句否不然之言論之似兩字在古先原具兩音此否亦作不而孫氏申其音同亦可見他處之音或自有異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注疏本宋石經本槨字作椁
南軒說集編集疏纂箋俱作椁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音義曰沮本亦作阻各隨字讀
之　邢昺爾雅疏引無者字
止或尼之○音義曰尼女乙切丁本作屔云居字　賈
氏石經誤尼爲泥　爾雅注引孟子行或尼之疏曰孟
子止或尼之此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行止非人所能也○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非人之
所能也有之字則文備蓋自南遷之後南方本傳寫差
脫耳　風俗通義引有之字　集疏本宋刻九經本能
下俱有爲字　事文類聚別集引有爲字

吾之不遇魯侯○論衡刺孟篇引文吾作予　後漢書
趙壹傳注引作余　風俗通義引遇下有於字
焉能使予不遇哉○李文公集答皇甫湜書引文焉作
安哉作乎

東陽馬家駒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公孫丑上

管仲晏子之功。昭明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孟子

肯作管晏之功

曾西蹵然曰。音義曰蹵踧同　說文解字引孟子曰

曾西𢫬然　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

按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將稱曾申爲曾

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

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矣經典序錄云申字子西曾

參之子而趙氏以西爲曾子孫集註因之王伯厚謂

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西爲申之字無疑

曾西艴然不悅。音義曰艴丁音勃張音拂

按音勃爲是論語色勃如說文引之勃字爲艴

曰管仲。四書辨疑曰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無疑

由反手也。音義曰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下皆倣此　程伊川子上神宗書引文作猶

且以文王之德。宋刻九經本無以字

今言王若易然。孟子雜記曰或讀然屬下文

按後文云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

猶運之掌也。文選枚乘上書注引孟子曰武丁有天

竝儀論相紂萬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　棘子不知何人

下猶反掌也又鮑照升天行注引無之字

紂之去武丁。後漢書班固傳注引無之字

微仲。漢書古今人表作微中

按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紂也中衍蓋卽微仲禮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史記謂立微仲是已

膠鬲。音義曰鬲丁隔歷二音　路史夏紀論引此段文作膠革

相與輔相之。音義曰丁本作輔押押音甲義與夾同

一民莫非其臣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文民俱作人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音義曰鎡或作茲　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傳贊引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　禮記月令正義引孟子齊人曰雖有鎡錤　賈思勰齊民要術亦作雖有鎡錤說文解字曰欘齊謂之鎡錤廣雅曰鎡錤鉏也　唐書隱太子傳贊亦作鎡錤　周禮薙氏注萌之者以茲其茲其亦卽鎡基　意林錄孟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按馬氏錄孟子蓋惟智慧四語饑者二語餘三語則以己意櫽括也戒翟漫筆舉之脫去渴不擇飲句謂其八句悉馬所見別本孟子如此未然

雞鳴狗吠相聞。莊子胠篋篇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按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隣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

而遠乎四境。事文類聚後集兩引而俱作以

孔子曰德之流行節。呂氏離俗覽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民之悅之。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

淮南主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子高誘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

之又馬浙督誅注作民悅之
故事半古之人。陸機豪士賦序故曰才不半古而功
已倍之蓋得之于時勢也用孟子語而以事為才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趙彥衛雲麓漫鈔述六一先生
語云孟子勇過賁育
不膚撓。舊逝注本音義本撓字从木作橈奴効切
五經文字曰枉橈之橈女敎反俗从手者撓擾之撓火
刀反　韓非子顯學篇漆雕之議不色橈不目逃行曲
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
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
曾子謂子襄蓋似其漆雕為北宮黝字歟抑子襄之

出于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

思以一毫挫於人。宋本舊趙注本四書集箋四書通毫字俱作豪　文選七啓注引孟子作思拔一毫

舍豈能爲必勝哉。四書辨疑曰施非助辭宜以施舍爲名舍豈能上本合有施字蓋傳寫之脫漏也

按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胥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仲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卽不脫字亦不嫌其自稱舍也

夫二子之勇。秦淮海集浩氣傳作夫二子之養勇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蘇源石渠意見補缺曰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歟

吾不惴焉。音義曰丁本惴作遄音揣　王若虛孟子辨惑曰不字爲衍不然則誤耳　石渠意見曰蓋吾亦惴焉之誤辨疑亦曰疑爲亦字

氣之帥也。音義曰帥所類切或音率本亦作師

志壹則動氣二句。程子遺書李端伯傳師說曰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　蘇軾孟子解述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

今夫蹶者趨者。音義曰蹶音厥又居衛切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春秋繁露循天道篇引文氣下有者也二字　後漢書劉般傳注引文無吾字　蘇長公集韓文公廟碑引文我作吾　文選答賓戲孟軻養浩然之氣注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據此似舊本有作皓然者

至大至剛。章句曰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連下以直二字爲句　程子遺書伊川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闕一不可如坤所謂直方大方即剛也又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若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皆此類　張栻孟子說亦引坤爻爲證連

下以直句　朱子孟子或問曰問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此讀疑有所自來不獨出于俗師也　語類曰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更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爲句以直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語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二說正相牴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復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爲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見有直養意

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又曰程子以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

則塞于天地之間。文選雪賦注引文于字作於　宋刻九經本于字作乎　後漢書劉般傳注引作塞乎又間下有也字　蘇轍欒城集浩然堂記引作塞乎

按孟子自引詩書外例皆用於字此獨為于可疑而舊趙注本亦自為于蓋其變體久矣

無是餒也。滋困靜語曰無是當讀斷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謂無道義則氣餒　五經文字曰餒從妥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餧爲飢餧字以此爲餧飼之

倭字書無文

非義襲而取之也○四書纂箋曰按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三字連則不成文理今按集註與此不合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讀事爲福　疏曰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常存正心于事未然之前耳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以心字屬在上句　程子遺書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曰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又謝顯道記語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又伊川文集載周孚先問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心若助長便是忙也並以心屬上句　又侯世與曰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　楊時南都語錄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及見正叔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乃知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地　朱子偶讀漫記曰東坡手書煮豬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爲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于王氏乎然文勢

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爲非故予于集註兩存之　陸九淵孟子說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此與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是也勿正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于文者亦能知之　輔氏答問曰勿正心謂勿以其心預期之也若大學所謂心正則心體得其正耳其語意固不同也　楊簡慈湖遺書曰孟子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

十一經問對曰上下必有闕文先儒點句到此亦難定殆無非强解　四書辨疑曰勿正勿忘之間難容更有心字勿忘上只當有一亦字心字蓋亦字之誤又

此節與上段文不相接必有事焉上疑有脫簡今不可考　日知錄曰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禮祭義見閒以俠甒鄭氏曰見閒當爲覸史記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爲齧齒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曰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疊二勿忘作文法也

按趙注又云宋人云云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是猶農夫不耘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猶此揠苗人也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

求其福合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疏先略順趙注云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行仁義也隨據今事字說云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所以云福之故未有一語明之蓋當宋之初傳本已別作疏者不及見畐字之僞經矣經文既不及見而注中纍纍承說仍不以其突出致疑一爲徐揣此故亦不嫌其與已說不屬少加辨通作疏之士非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乎後來諸儒惟聚訟於心字之上屬下屬而此事字之異於僞經從未有因趙注進測之者近人槩置古注

高閎抑又無怪其不知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意林錄孟子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揠拔之使其長　論衡自然篇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　說文槩傳引孟子宋人患苗不長而揠之也

非徒無益二句。意林錄孟子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詖辭知其所蔽四句。鶡冠子能天篇曰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固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

聖人復起。論衡刺孟篇述文聖人上有雖字

晉爲說辭。音義曰說張音稅丁又依字

惡是何言也。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文惡字作烏云烏

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

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論衡知實篇引文厭字作饜

倦下無也字　呂氏春秋孟夏紀子貢問孔子曰後世

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

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按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

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于

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

此條實別一時語

學不厭智也四句。論衡厭作饜饜倦下各有者字
夫子既聖矣。宋刻九經本矣下有乎字　孟子考文
曰足利本有乎字
冉牛閔子顏淵。論衡知實篇引文閔子下有騫字又
具體句無則字　太平御覽逸文冉下有有伯二字
曰不同道。宋本無此四字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論衡知實篇止則止作已
則已　南豐類稿徐孺子祠堂記孟子稱孔子可以進
則進可以止則止
皆古聖人也。論衡古下有之字　程子遺書楊遵道
錄伊川語曰孟子說夷惠云皆古聖人也須錯字若以

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

按此云皆古聖人者伯夷與伊尹也而伊川子以爲夷惠劉絢錄伯淳先生論傳錄有害處亦云孟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可見偶然錯字雖于賢者不免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荀子王霸篇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同　劉元承錄程伊川語曰孟子言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疑亦有錯

皆不爲也。三國志注引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以荀子竄孟子　晉書刑法志王肅引孟

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亦以街賓孟
汙。朱子語錄曰汙字當屬上文讀　蘇洵嘉祐集有
三子知聖人汙論　容齋隨筆曰老蘇作一句讀故作
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
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者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
於堯舜生民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爲汙下何哉
以予觀於夫子節。三國志崔林傳注引文觀下無於
字　論衡知實篇亦無此於字　陳岳春秋折衷曰孟
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唐文粹杜牧書韓吏部孔
子廟碑陰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麒麟之於走獸四句。論衡講瑞篇引文麟字作驎泰字作太　四書集編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諸本泰俱作太　賈三復孟子石經亦作太　法言問明篇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非羣人之於聖乎又問神篇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知也

按前篇挾太山後篇登太山本俱太字此篇不應獨變爲泰泰諸舊刻所傳應得其文之正

出於其類拔乎其萃。陳思王集學官頌引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　後漢書蔡邕傳注引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兩皆作乎　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孟子出於其類拔於其萃兩皆作於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三國志崔林傳注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合二人辭爲一

自西自東。韓詩外傳四卷引文又五卷兩引文俱作自東自西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離婁篇疏曰惡醉而强酒亦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太平御覽述無也字按注疏引經每或誤標其目而未有卽所疏本經文誤指爲他經者故今新刋注疏以此疏中論語孔子四字爲衍文刪去然孟子疏之疎忽不僅此二端如胥平公章趙氏章句曰樂正子胥臣疏曰若非胥臣

何以言克告於君趙氏詳其意而云如於他經書則未詳又大舜有大焉章句曰孔子稱曰巍巍疏引巍巍乎其有成功爲證此俱不稽檢本經也曾欲使樂正子爲政見告子下篇何云經書未詳君哉舜也巍巍乎見滕文公上篇何必以稱堯之辭借充類觀之則此論語孔子四字似爲其原文所有

迨天之未陰雨。說文解字引詩迨作隸　家語作殆

微彼桑土。韓詩作桑杜

今此下民。幽風此作女　家語作汝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家語好生篇幽詩云云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

般樂怠敖。音義曰敖五勞切又五到切　虞兆漋天香樓偶得曰趙氏注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註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而義仍訓偸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敖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路史黃帝論引作孔子語

不可活。音義曰活如字丁依尚書音換離婁篇同尚書活作逭　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音義曰逭本又作逭　集註考證曰古書皆口授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遞讀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禮記王制市廛而不稅　周禮廛人疏曰孟子廛而不征周則廛有征此經斂廛布是

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孟子又云法而不廛則與此經官以法爲居取義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述此五節文獨無法而不廛一句又資產部述孟子市廛而不征則天下皆悅願藏其市亦無法而不廛句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音義曰藏或作臧音藏　周禮廛人注引文悅字作說

關譏而不征節○周禮司關注引文譏作幾旅上有行字悅作說路作塗　左傳文公十一年正義引文關下有市字之旅作行旅路作塗　通典引與周禮注同　藝文類聚何禎集引古者關譏而不閼　章句曰王制亦曰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

門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周
禮有征謂周公以來
助而不稅○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無夫里之布○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閭
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音義曰氓或作萌或作甿皆音
盲　周禮載師注引作皆說而願爲其民矣
　按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
　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
攻其父母○周禮司關疏引文攻上有以字
自生民以來○孟子考文曰古本自下有有字　宋刻

本皆趙注本俱有有字

可運之掌上。太平御覽述文之下有於字

今人乍見孺子四句。意林錄孟子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戒菴漫筆曰許慎說文引孟子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按右乃太平御覽所述不出說文也戒菴誤憶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音義曰丙本亦作納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抱朴子仁明篇引孟子無惻隱之心非仁也　文選任彥升策秀才文注引孟子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音義曰惡丁烏故切又如字
意林錄孟子以下三非人也句首各有亦字　三國志
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覲曰孟子以爲人無
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羞惡作好惡
無辭讓之心○宋高宗石經讓諱作遜下倣此　眞德
秀集潭州示學者說作辭遜
無是非之心○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句首各有人字　後漢書鍾晧傳孟子以爲人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亦有句首人字
而自謂不能者○後漢書郅惲傳注引無而字

知皆擴而充之矣。音義曰擴音郭字亦作彍音霍集韻曰挪與擴同孟子擴而充之字或从郭

苟不充之。程子遺書伊川引作苟不能充之　眞西山集四德四端講義亦引有能字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三句。廣韻鋡字下引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鋡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鋡人惟恐傷人　四書纂疏本孟子集疏本兩惟字俱作唯

天之尊爵也二句。太平御覽述文無兩也字

由弓人而恥爲弓二句。宋刻九經由作猶　太平御覽述亦作猶　趙注本矢人上亦有由字　音義釋由反手曰古字借用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依此則

舊文矢人上當更有由字

仁者如射節。禮記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後漢書李法傳引孟子仁者上有夫字正己上無射者二字反求諸己作反諸身　蘇長公集仁說引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

禹聞善言則拜。尙書皐陶謨禹拜昌言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大禹謨舜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　尸子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之善

按舜稱堯之辭孟子卽以稱舜見堯舜之德同而舜

固取法于堯

伯夷非其君不事。王臨川集伯夷論引孟子曰伯夷不事不肖

坐於塗炭。文選張協詠史詩注引孟子炭下有也字

若將浼焉。音義曰浼張莫罪切丁亡但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集註考證曰語錄以不隱賢爲讀必以其道爲句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音義曰佚與逸同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阨音厄本亦作厄　文選嵇康絕交書注引孟子阨字作厄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曰裎亦作程　列女傳賢

明爲柳下惠誚其妻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以乎
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
仕于下位

爾焉能浼我哉。說文解字引孟子汝安能浼我　古
史柳下惠傳亦作安能

援而止之。音義曰或作正之

孟子曰伯夷隘。四書辨疑曰此孟子曰衍文　音義
曰隘或作阨或作阸並烏懈切

柳下惠不恭。風俗通義十反卷柳下惠不枉道以事
人故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按此豈孟子引孔子言以爲斷傳寫者譌孔爲孟字

歟法言淵騫篇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

之不恭後漢書黃瓊傳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概稱君子未定其果誰屬也

蘭谿柳兆勳烈校字